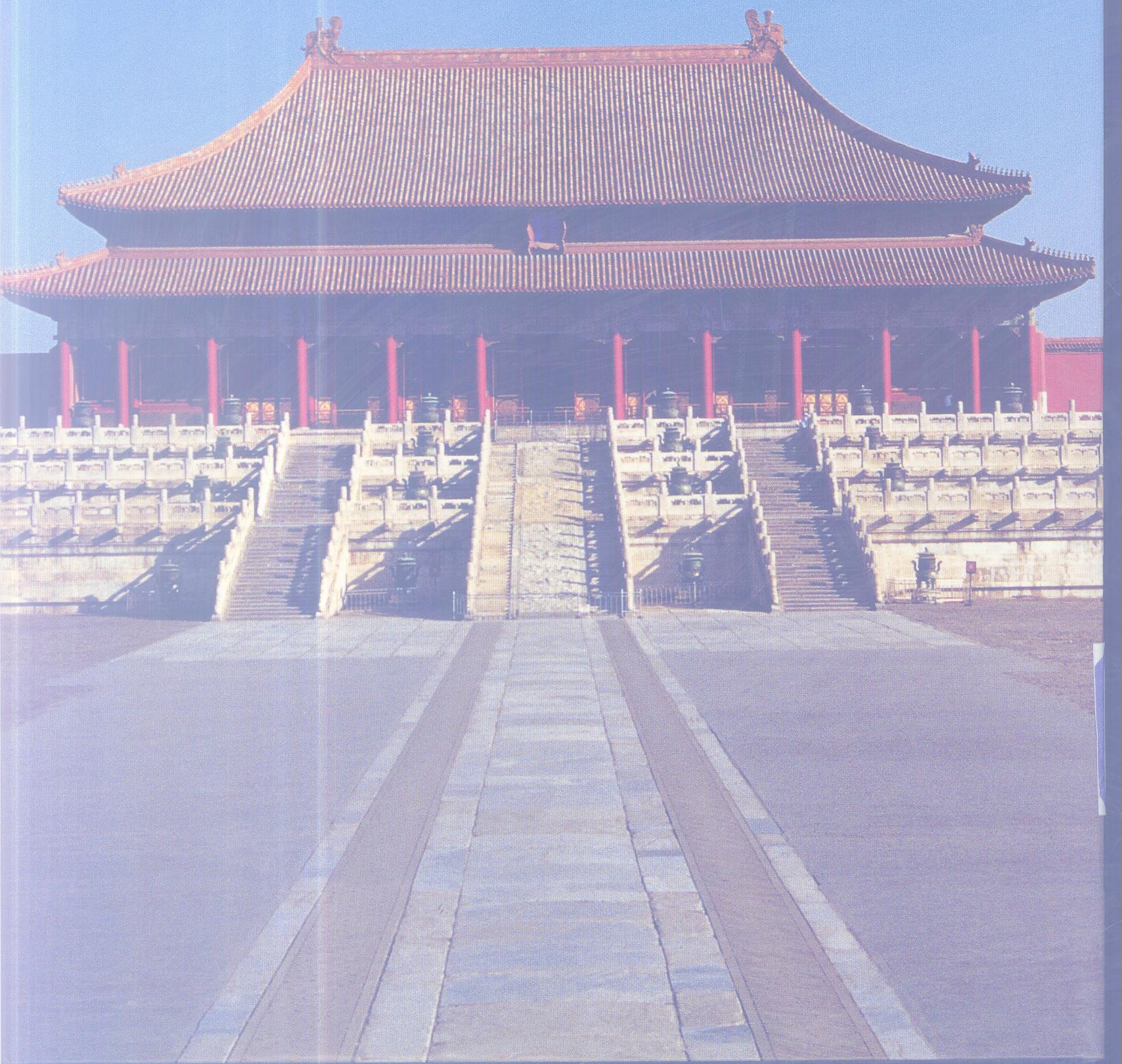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

宮殿建築（二）（北京）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

2

宮殿建築（一）（北京）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

第2卷 宮殿建築（一）（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2)宮殿建築(2) 北京 / 茹競華編著。—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2002.4

(中國美術分類全集)

ISBN 7-112-04788-9

I. 中… II. 茹… III. 建築藝術—中國—圖集  
(2) 故宮—建築藝術—圖集 IV.TU-881.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1)第051942號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編

本卷主編 茹競華

出版者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北京百萬莊)

責任編輯 王伯揚

總體設計 雲鶴

本卷設計 顧咏梅

印製總監 楊貴

製版者 北京利豐雅高長城製版中心

印刷者 利豐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發行者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四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7-112-04788-9/TU·4269(9033)

國內版定價：五〇圓

版權所有

中國古代建築在世界建築發展史中以其鮮明的特點自成體系。而中國的宮殿建築既是封建王朝的行政權力中心，又是帝后嬪妃的生活居住之所，因而在中國古代建築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歷代封建王朝幾乎都以傾國之力修築宮殿建築，以至宮殿建築的技術和藝術成就，幾乎可以成為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和藝術成就的主要代表。本書以精闢之論文和精美的圖片詳盡展示了我國僅存的兩座保存完好的古代宮殿建築之一——北京明清故宮（紫禁城）的杰出的建築藝術成就。

BB053/03



##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編輯委員會

主任委員

周干峙

建設部顧問、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

副主任委員

王伯揚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編審、副總編輯

委員（按姓氏筆劃排列）

侯幼彬

哈爾濱建築大學教授

孫大章

中國建築技術研究院研究員

陸元鼎

華南理工大學教授

鄒德儂

天津大學教授

楊嵩林

重慶建築大學教授

楊穀生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編審

趙立瀛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教授

潘谷西

東南大學教授

樓慶西

清華大學教授

盧濟威

同濟大學教授

本卷主編

茹競華

故宮博物院研究員

攝影

楊洪剛

繪圖

劉榕

# 凡例

一 《中國建築藝術全集》共二十四卷，按建築類別、年代和地區編排，力求全面展示中國古代建築的成就。

二 本書為《中國建築藝術全集》第二卷『宮殿建築（二）（北京）』

三 本書詳盡展示了北京明清故宮的杰出建築藝術成就。全書圖版按北京明清故宮的外朝三殿、內廷三宮、東六宮、西六宮、御花園、宮內小品和綠化、寧壽宮等次序編排。

四 卷首載有論文《北京明清故宮建築藝術概論》，概要論述了北京明清故宮的總體布局、單體建築設計、軸線空間序列，以及多種藝術手段的利用。在其後的圖版部分精選了一百八十二幅北京明清故宮照片。在最後的圖版說明中對主要照片做了簡要的文字說明。

# 北京明清故宮建築藝術概論

北京故宮又名紫禁城，在明朝永樂十八年（一四二〇年）建成，一直沿用到清朝覆滅（一九一二年），歷經近五百年的擴建重修，形成了今天的景象。它的單體建築平面、立面、結構、裝飾以及總體的平面布局和豎向高度設計都鮮明地呈現中國建築的特徵。尤其是將單體建築組合成龐大的群體建築，空間組織轉換豐富，創造出種種藝術意境，完美地表達了宮殿整體立意要求的森嚴、肅穆、神聖、崇高，也包含了帝后們居住要求的各種優越生活情趣，因而成為保存至今能完整全面地體現中國宮殿建築藝術傳統的實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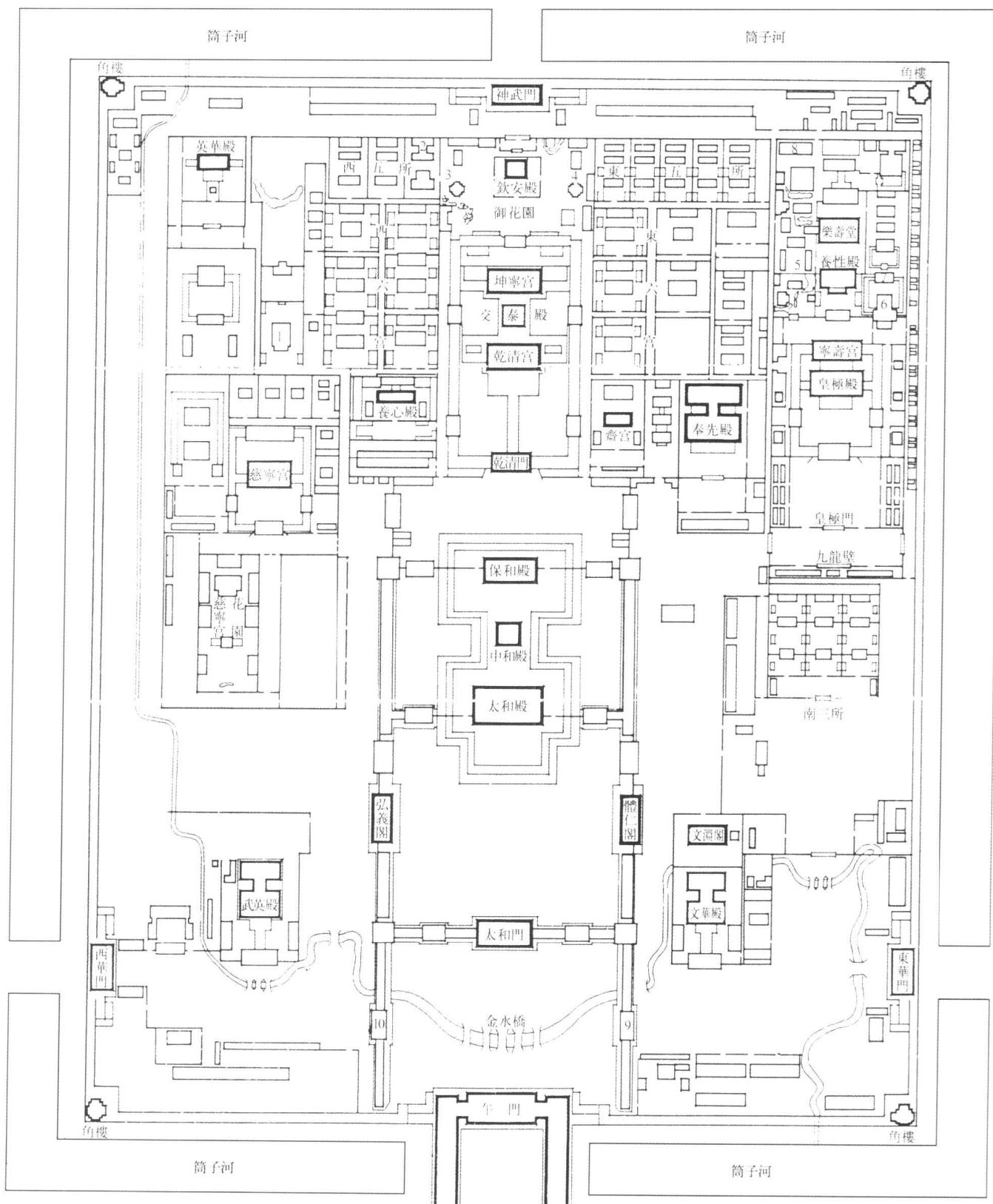
## 一 總體布局

北京明清宮殿建築布局的明顯特點便是以單座建築為基礎，分散排列，組合成建築群（圖二）。這種形式自古有之，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有改進發展，但從古代到明清，始終沒有根本性的變化。

隨著人們居住條件的提高，生活方式逐步豐富多樣，對宮殿建築的功能與實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中國始終沒有像歐洲及現代建築那樣，採取室內廊道互相聯結，向樓層發展，組合成一棟高大的建築物。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許多，但歸納起來，不外乎建築材料、結構技術等客觀條件的限制及需求上的主觀原因。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首先不妨把中國和歐洲的古希臘、古羅馬及後來意大利、法國建築的發展道路作一粗略的比較。

公元前五世紀時，全希臘的盟主在當時的文化、政治中心雅典建設了雅典衛城，包括



圖一 紫禁城總平面圖

1—雨花閣；2—漱芳齋；3—千秋亭；4—萬春亭；5—寧壽宮花園；  
6—暢音閣戲樓；7—閱是樓；8—倦勤齋；9—協和門；10—熙和門

有山門、數座神廟等。公元前三世紀至公元一世紀古羅馬最繁榮時期，在羅馬城的中心相繼建了幾個廣場，設有神廟、講演的敞廊、議事廳等等，成為全城政治和經濟活動中心。此外，城市中的會堂、劇場、公共浴室、旅館、圖書館、俱樂部等公共建築也陸續增加，并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體系。此時約相當于中國東周末期至西晉時期（公元前七七〇至三一六年），從《周禮·考工記》中有關城市建築的敘述，說明當時中國都城的中心是王城，都城因王城而建，沒有為公共活動專建宮室的記載。

公元十世紀後西歐的修道院、教堂代表了當時建築的最高水準。十二至十五世紀時的法國教堂已成為城市公共活動中心，它的功能是市民大會堂、公共禮堂、市場和劇場。由於公共建築要求屋面能覆蓋大而通敞的空間，于是減少柱牆支撑物，增加結構跨度成了建築技術探索的方向。直到文藝復興時期（十五至十六世紀），著名的楓丹白露宮（一五二八年）、盧浮宮（一五四三年）纔相繼建造起來。此時期約相當于中國明代（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中國歷代皇帝都很重視宮殿及皇家御用建築的營建，在宮廷設有專管營建的官員，以營建大量宮殿工程及製定禮制、區分等級，所以記載中，宮殿及皇家的陵寢、廟觀、禮制建築，仍然是建築成就最高水準的代表。

中國的木結構一直是停留在擡梁式及穿斗式，沒有形成三角組合的木桁架，受木材自然條件的限制，開間不可能太大，因此建築規模的擴大是通過『間』與『座』的數量增加取得的。現存木結構建築面積最大的如故宮太和殿，明間面闊八·四四米，跨度最大的七架梁為一一·一七米，而羅馬在二世紀時木桁架跨度已達到二十五米，這不能說不是中國木架結構的缺欠。

十九世紀中葉，資本主義在歐洲迅猛發展，需要大面積大跨度的室內空間與快捷的施工方法，於是各種新材料、新結構方式、新構造及施工方法應運而生。產生了以柱網作為平面的布局基礎，採用模數制設計，預製構件的施工方法。這樣一來，却和中國傳統建築系統的原則很相似。這裏不去探討中國傳統『框架』式結構如何先進，是想說明中國的建築史有它自己的發展路程及成就，另外也說明，儘管中國的傳統做法不變，同樣可以取得大面積的建築物，譬如將一棟房子的面闊延伸，進深增加，房頂做成勾連搭式等。同治修圓明園的燙樣中已見到此種設計手法。綜上所述，建築史的發展說明，只要是社會對建築提出新的需要，與之相應的材料和技術便會應運而生，不會長期落後于需要停滯不前。所以中國宮殿採用分散獨立的單棟建築，顯然不是因為建築材料和結構技術落後所致，是因為從來沒有發展過為公眾活動而建的大空間建築，而宮殿又沒有集中成大體量建築的要

求。當然這主要是由於長期的封建社會及重承傳的文化特點造成的。具體分析有以下幾個原因：

### 突出皇帝的特殊地位，主次分明，分散布局是最好的表達手段

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把天、地、人看做統一整體，帝王是上天之子，受命治理人民，在人間其上再無更高的神權，于是也就有了與臣民截然不同的最高地位。獨立坐落在紫禁城中軸線上的太和殿、乾清宮，一觸目就令人感受到它的絕對尊嚴，因為這是皇帝專用的宮室。如與歐洲最宏大、最輝煌的凡爾賽宮相比，儘管凡爾賽宮中國王的卧室位于主要庭院的中央部分，居于顯赫地位，但是在龐大的兩翼建築中，它僅僅占據很少部分，顯然在這個意義上紫禁城的布局更為有力。

### 宮廷內不需要大空間的公共建築

早期帝王的許多活動是在露天舉行，可能與當時生產力低下、房屋不多有關。雖然後來建造房屋不再是十分艱巨的事，但為了強調人與自然和諧，把皇帝賢政、親政之心通達天，使天帝知情，也為了承襲祖制，有些朝會、祭祀的場所仍然是以露天為主，僅是皇帝、被祭的神位等在殿堂內。因此建築內部不需要容納衆多的人，高大的殿堂實際是為了壯觀瞻，不一定有許多人聚其中。以太和殿為例，按記載來看，大典禮時僅中間約三分之一的地方被皇帝及掌禮儀的少數特准的官員、禁衛占用，其餘的地方是空著的，在宴會時臨時擺放宴席，事後撤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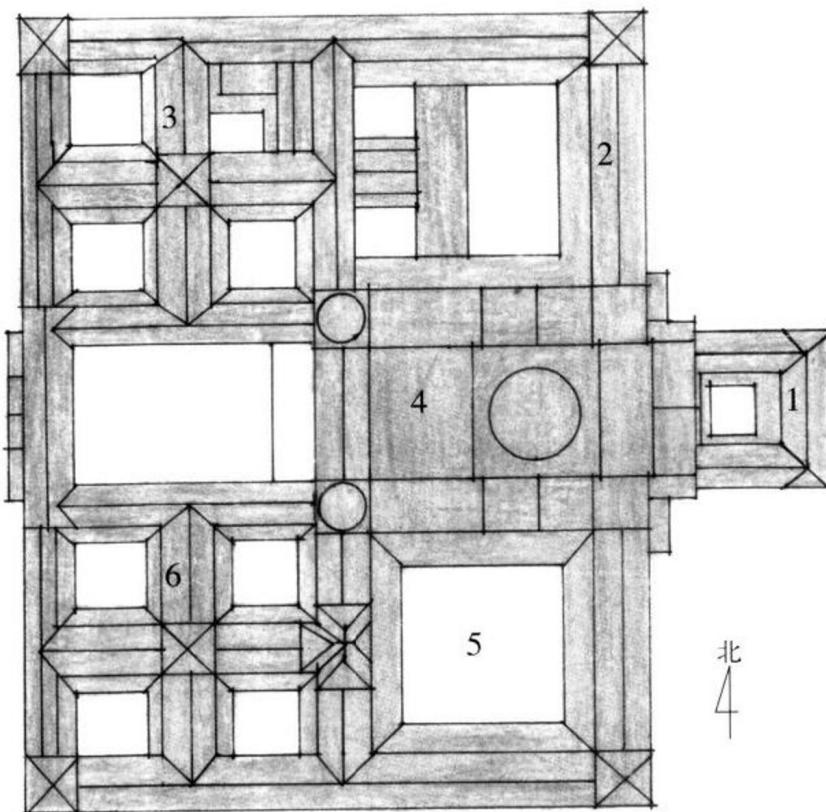
### 體現中國『禮制制度』中的方位等級秩序，宮殿建築必須採取分散布局

方位在中國禮儀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皇帝無論在什麼場合都要居中面南，文官在東，武官在西，皇后寢宮在皇帝寢宮之北名北宮，又有東西六宮等，一般說來不可任意更換，否則便是違背禮儀制度。不需要標志，一看便知大體是什麼人住在那裏。這樣嚴格的方位要求，采用集中式建築布局是很難做到的。

## 中國封建宗法意識，嚴厲的宮闈禁令，決定了建築難以採用集中式布局

圖二： 埃斯庫里阿爾  
宮殿屋頂示意圖

- 1—皇帝居住部分：
- 2—政府機關：
- 3—神學院及大學：
- 4—教堂：
- 5—庭院：
- 6—修道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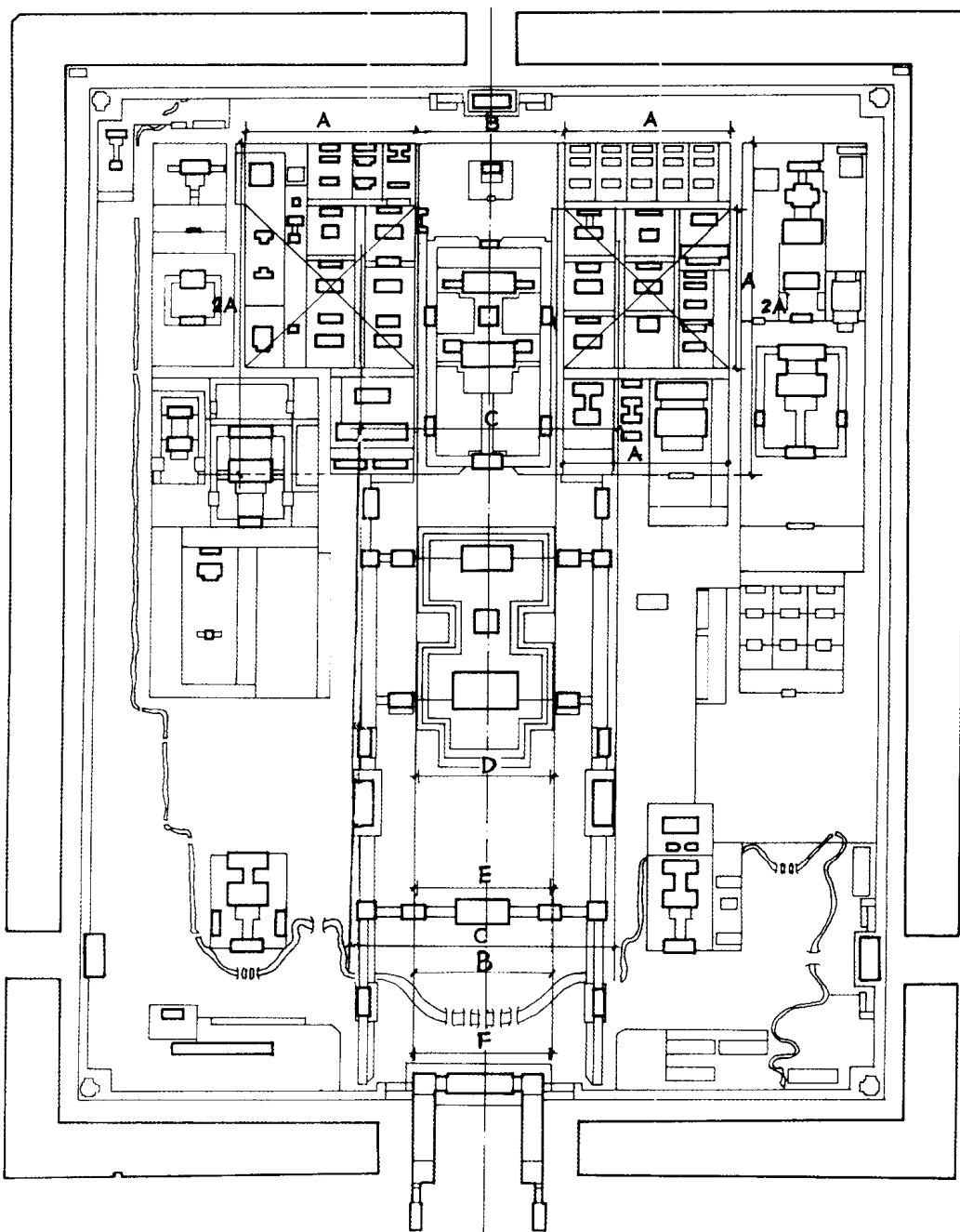


分散布局可以按位置序列安排各個不同功能的建築，再以圍牆封閉，徑路連接，保持各自的完整、獨立，以充分體現內外有別、長幼有序的倫理觀念。君臣舉行朝會大典的外朝與皇帝及家族起居生活的內廷截然分開。清代的皇后祇有在大婚時從外朝進入內廷，此後再也不會到三大殿，就是慈禧垂簾聽政，也僅在內廷範圍內的養心殿。西班牙的馬德里埃斯庫里阿爾大殿（Escorial）圖二），顯然也是由四合院組成的，祇是建築是樓層，院與院是連通的，皇帝居住的院落雖然位于突出的一端，但試想如果中國的皇帝住在這裏，如果區別內外，又如何做到男女、長幼、上下、尊卑不在非規定的場合中相遇。這個試想雖然並無實際可能，但却說明宮殿建築和宮廷禮儀典章制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從表面看，分散布局似乎有些原始，其實記載中秦的宮殿就是以飛閣、複道將分散的各宮殿聯合在一起，秦始皇往來其間，外人見不到他的出沒。根據秦咸陽宮一號遺址的復原圖來看，它是由一座高臺分上下兩層，集臥室、閣道、迴廊等大小各异，用途不同的房間組合而成。唐代的大明宮麟德殿，集殿堂、閣樓、亭廊等為一體，用于皇帝宴請大臣、觀看舞伎、做佛事等，面闊十一間，進深十七間，面積約為太和殿的三倍。但在明清紫禁城中類似這樣的建築却一處也找不到。如果文獻記載及考古復原圖無誤的話，那麼形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何在？最大可能便是因為禮儀典章制度經不斷地補充、發展，繼而程式化。為適應禮制的要求，整個建築形制充滿禮的內容甚至成為它的化身，居住生活完全服從于禮制，被禮的要求所規範，正如許多古代的宮殿是從禮儀上得到線索的。如《禮記·玉藻》：『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而聽政』。因此得知路寢是帝王的正寢，又『適小寢釋服』說明王另有休息處是燕寢。

圖三 紫禁城總平面分析圖

A=158m B=135m  
C=240m D=127.7m  
E=127m F=133.6m



《周禮·考工記·王城》中敘述的王城，以經緯途爲坐標，方格網的規劃系統，藉鑒井田制中的『夫』爲基本網格尺寸，『市朝·夫』是按朝儀和射儀所需場地規定的，這是奴隸制經濟制度的反映，明清時期朝儀有所改變，射儀也不在外朝內廷的殿前舉行。所以兩者失去相比的意義。但模數網格的傳統設計方法仍然可見一二。

內廷『兩殿一宮』的東西，各有一片方地約一五六米見方，規劃成九宮格形式（圖

清代雍正皇帝居養心殿，將前面聽政，後面寢居，大大方便了皇帝的生活，其後直到末代皇帝均居住于此。晚期西六宮打通宮牆，增建穿廊等等，說明後來的皇帝也力圖突破傳統的禁錮，追求方便適用的空間環境，不過這在紫禁城內是微不足道的，無損大局的變動。思想文化支配人的意識行爲，單棟分散的布局是中國傳統禮制思想及倫理觀念在宮廷建築上的集中反映。

關於宮城的規模：『按三禮儀宗』云，天子宮方一千二百步，三分一爲路寢之前，二分二爲路寢之後，五門之間合八百步爲三朝，皆方百步，故用市朝皆百步，路寢以後四百步爲寢宮。』將紫禁城和三禮儀宗中所述的尺度比較，除外朝比內廷古宮城面積大外，其他幾乎都不相符。

三）。古井田制，明堂九宫都是在正方形内縱橫各分三格。爲符『後立六宮』之說，東西六宮每宮占據一格，僅用其中的六格。如將『九宮格』的東西界限向南北延長至乾清門影壁南牆及北五所北牆，其長度爲『九宮格』邊長的兩倍，就是乾清門至御花園，內廷所占的空間的長與之相等。內中東西六宮的承乾宮、永和宮、翊坤宮、長春宮和中央的坤寧宮位于同一條東西橫線上，坤寧宮略向北退。內廷所在的空間寬度，也就是兩九宮格其一的西牆和另一東牆之間（相距約一三五米），兩牆向南的延長線和其間以三臺最低一層的基座（欄板中綫到中綫長二二七·七米）到中綫長二二七·七米）、太和門兩側昭德、貞度門的中軸綫（相距約一二七米）、午門基座東西（寬二三三·六米）連成的南北綫相接近；再向東西展寬，由東、西六宮間的東、西二長街向南的延長綫，和外朝東西廡房後檐基座基本一致。由于東西朝房的基座不是一條直線，有出有進，以體仁閣、弘義閣最靠外，考慮到圖紙的誤差，以及基礎位置等諸多因素，不敢斷言重合，也不一定重合，但肯定是相關的關係。在這個範圍內，建有宮城中的最主要宮殿，也應是規劃的重點。其外的空間從東六宮所在的九宮格方形地段東牆至城東牆內皮，和西六宮所在的方形地段西牆至城西牆內皮相等，和內廷東西寬基本相等。經明清兩代的改建，擴建多而有變化，但仍保持以中軸綫前朝後寢爲中心，圍繞中心建有皇室成員居住，王宮大臣辦事及爲宮廷服務的機構，形成現在的布局，主次分明，脉絡清晰，工整而不呆板，重複而不枯燥。

## 二 單體建築設計

分立的單棟建築是組成北京故宮的基本單元。其特徵是平面呈矩形，由屋頂、梁柱外檐裝修、臺基三個主要部分組成。四柱支撑屋架構成一間，又由一間或數間組成一座建築。唐代詩人杜甫『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儘開顏』。『間』是中國人計算房屋的基本單位。

中國地域遼闊，自然條件差异很大，但是除少數地區外，多數都是木結構建築。祇是因地制宜，因材致用，創造出不同風格的房屋。北京故宮的建築是以石或磚臺基、木構架結構、瓦頂、磚牆爲基本構造的宮室式房屋，適用於中國長江流域以北地區，也可以說是中國宮殿建築正統的形式。

每座宮殿建築法式的要求十分嚴格。在宋代有《營造法式》，清代有《工程做法》，均嚴格規定了官式建築設計、預算的製作。這兩本書的共同點就是依據『材分』或『斗口』做『模數』，以決定各構件的尺寸及形象。所以祇要是同等級建築都很相似，祇有從木構造細部模數的不同中纔能找出差別。紫禁城建于明永樂十八年，由于屢遭災害，清代又重建、擴建、改建了許多。明代沒有頒布營造工程的官書，但從現存建築的實測及維修工程所見，無疑仍然是承襲宋以來傳統的做法並摻進了明代的特點，更由于清初承辦官工的匠師們多係明代即開始為宮廷服役，其間承傳明工程遺制的特點十分明顯。本節對實例的探討祇著重目前存在實物的造型，不涉及斷代問題。

## 平面

平面是建築物的基礎，它決定具有實用功能的空間及外觀造型。故宮的中軸線及衆多宮院內的主體建築可以說全部是矩形平面，從通面闊與總進深之比來看（柱中距），太和殿約為一·九比一；保和殿、乾清宮、坤寧宮分別為二·一比一、二·四比一、二·八比一，體仁閣與弘義閣為三·七比一。又如在文華殿區內，文華門、文華殿、主敬殿、東西配殿分別為二·五比一、二·一比一、三比一、三·五比一。這些數字說明通面闊與總進深之比，因宮殿使用功能及重要性的不同而異，在統一中又有變化。太和殿是皇帝舉行大典時所在的場所，除建築面積大以外，室內進深也大，所以兩者比值是最小的（中和殿、交泰殿是方形，長寬比為一比一）。乾清宮是皇帝的寢宮，地位高于坤寧宮，兩者面闊接近，但前者比後者進深大。在太和殿和乾清宮的寶座前必須留有一定足夠的空間距離，纔能顯示皇帝可望而不可及的崇高。在文華殿院內，其中文華殿是主要建築，為舉行經筵時皇帝與講官所在場所，也是室內空間最深的。東西配殿為膳房等，其進深是最淺的。這裏不再多列枯燥的數字，其他許多殿座平面的長短邊之比都說明，一般具有典禮禮儀功能的前殿比起居生活的後殿進深大，以取得足夠安排活動的空間，同時進深大屋頂也高，建築外形厚重魁偉，也是等級高的標志之一。

大量平面相似的建築聚集在一起，是否會產生呆板單調之感？這裏首先要瞭解中國傳統的藝術思想。中國繪畫講究『意在筆先』，不僅在乎『形』，更要求『氣韵』，一幅畫應當是以形傳神，『形之于神，不得相异』，纔能表達完美的境地。和建築有直接關係的風水著述中有關形勢的述說所謂『勢為形之大者，形為勢之小者，……形即在勢之

內』，更可以說明個體與總體建築設計之間相互統一融會的關係。這就不難理解紫禁城個體建築設計的指導思想。第一，作為皇帝的宮殿，它所要求的建築風格是威嚴和莊重，而非以建築的情趣多變引人入勝。如果設計的建築式樣繁多，各自標新立異，那將像清代所建的圓明園，而不是明代建的紫禁城。端端正正的矩形建築，規矩整一的排列，使人在壓抑感之下激發崇拜之情，恰好表達了它的整體立意，也就是威嚴莊重。第二，將整座宮城作為一件完整的藝術品考慮。試想七十二萬平方米的場地上放置上千座的單棟建築，如果處理不當，很容易產生支離破碎，雜亂無章之感。利用形狀相近的手段，為取得整體的統一奠定了基礎。再加上結構一致，色彩調和，相輔相成，如同一氣呵成而無斧鑿拼湊之痕，表現中國古代處理龐大建築群所取得的非凡成就。

當然，它也不是盡善盡美的，追求規則統一，確也帶來了缺乏生動情趣之憾。這從清代改建、新建的宮殿可以看出，譬如改建後的西六宮比保持明代原狀的東六宮活潑得多，尤其乾隆時所建築的寧壽宮及其西花園，房屋之間以迴廊連接，花園也不再是御花園式的對稱布局等等。這些建築均建在內廷，不但沒有改變紫禁城的基本面貌，反而起了錦上添花的作用。

## 立面

面對一座宮殿，首先的觀感是總體形象如何，雖然總體形象是由各個局部匯合而成，但一般不會先欣賞窗花如何精美，彩畫如何絢麗，而是整體是否悅目。用中國風水形勢之說，『勢居乎粗，形在乎細』。宋郭熙《林泉高致集》所謂『遠望之以取其勢，近看之以取其質』。人們的視覺在從上到下，從左到右的瀏覽中，建築的比例是否得當，是否均衡協調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宮殿建築是由屋頂、梁柱、臺基三大部分組成，這三部分的比例關係是形成建築總體形態美的重要因素。

## 比例

從立面圖上看，重檐歇山頂的太和殿，由脊上皮至下層檐椽下皮以上約占總高（自脊

## 屋頂

大屋頂是中國木結構帶來的不可避免的特點。由於承擔屋面荷載，層層疊加的木梁架必須有藏身之處，而且建築面積越大屋頂越大，如何處理這巨大而笨拙的實體，宮殿建築採用了以下幾種做法：一是將坡屋頂做成凹曲面。上部陡峭下部平緩，擡梁式屋架也正便

圖四  
保和殿



圖五 西六宮體元殿捲棚懸山屋頂

圖六 東六宮硬山頂



上皮至室外三臺臺面）百分之六十四・六，下層檐椽下皮以下至臺基約占總高的百分之三十一・三，臺基約占百分之四・一，乾清宮的重檐廡殿頂由脊上至下層檐椽下皮以上約占總高的百分之六十四・一，下層檐椽下皮至臺基約占總高的百分之三十一・七，臺基約占百分之四・二，兩者的比例很相近。單層檐的文華殿屋頂占總高的比例也大于梁柱部分，以上的分析是按立面圖測算出來的。但是在人們的視線中很少有機會見到立面圖所示的正投影。所以這樣的比例如否得當，要從人們實際觀看建築物形象來回答（圖四）。